

<<草房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草房子>>

13位ISBN编号：9787534618727

10位ISBN编号：753461872X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曹文轩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草房子>>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讲究品位的少年长篇小说。

作品写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

六年中，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撼动人心的故事：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著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这一切，既清楚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世界里。

这六年，是他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

作品格调高雅，由始至终充满美感。

叙述风格谐趣而又庄重，整体结构独特而又新颖，情节设计曲折而又智慧。

荡漾于全部作品的悲悯情怀，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情感日趋淡漠的当今世界中，也显得弥足珍贵、格外感人。

通篇叙述既明白晓畅，又有一定的深度，是那种既是孩子喜爱也可供成人阅读的儿童文学作品。

<<草房子>>

作者简介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文学作品集有《红葫芦》、《甜橙树》等。

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天瓢》、《大王书》等

<<草房子>>

书籍目录

- 第一章 秃鹤
- 第二章 纸月
- 第三章 白雀（一）
- 第四章 艾地
- 第五章 红门（一）
- 第六章 细马
- 第七章 白雀（二）
- 第八章 红门（二）
- 第九章 药寮
- 追随永恒（跋）
- 附录1 曹文轩出版年表
- 附录2 曹文轩获奖年表

<<草房子>>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秃鹤 1 秃鹤与桑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班同学。

秃鹤应该叫陆鹤，但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秃鹤。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

每到秋后，那枫树一树一树地红起来，红得很耐看。

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

他们一个一个地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的脚步，在一旁静静地看。

那些秃顶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

在枫叶密集处偶尔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像沙里的瓷片。

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秃鹤已许多次看到这种笑了。

但在桑桑的记忆里，秃鹤在读三年级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秃头。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村也不光就他一个人是秃子，又或许是因为秃鹤还太小，想不起来自己该在意自己是个秃子。

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

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的，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叫陆鹤。

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

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

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疤痕，光滑得竟然那么均匀。

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亮，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

由于秃成这样，孩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蘸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

事实上，秃鹤的头，是经常被人抚摸的。

后来，秃鹤发现了孩子们喜欢摸他的头，就把自己的头看得珍贵了，不再由着他们想摸就摸了。

如果有人偷偷摸了他的头，他就会立即掉过头去判断。

见是一个比他弱小的，他就会追过去让那个人在后背上吃一拳；见是一个比他有力的，他就会骂一声。

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得付秃鹤一点东西：要么是一块糖，要么是将橡皮或铅笔借他用半天。

桑桑用一根断了的格尺，就换得了两次抚摸。

那时，秃鹤将头很乖巧地低下来，放在了桑桑的眼前。

桑桑伸出手去摸着，秃鹤就会数道：“一回了……”桑桑觉得秃鹤的头很光滑，跟他在河边摸一块被水冲洗了无数年的鹅卵石时的感觉差不多。

秃鹤读三年级时，偶然地，好像是在一个早晨，他对自己的秃头在意起来了。

秃鹤的头现在碰不得了。

谁碰，他就跟谁急眼，就跟谁玩命。

人再喊他秃鹤，他就不再答应了。

并且，谁也不能再用东西换得一摸。

油麻地的屠夫丁四见秃鹤眼馋地看他肉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足有两斤重的一块，用刀尖戳了一个洞，穿了一截草绳，然后高高地举在秃鹤眼前：“让我摸一下你的头，这块肉就归你。”

说着，就要伸出油腻的手来。

秃鹤说：“你先把肉给我。”

丁四说：“先让我摸，然后再把肉给你。”

秃鹤说：“不，先把肉给我。”

丁四等到将门口几个正在闲聊的人招呼过来后，就将肉给了秃鹤。

<<草房子>>

秃鹤看了看那块肉——那真是一块好肉！

但秃鹤用力向门外一甩，将那块肉甩到满是灰土的路上，然后拔腿就跑。

丁四抓了杀猪刀追出来。

秃鹤跑了一阵却不再跑了。

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面对抓着锋利刀子的丁四。

丁四竟不敢再向前一步，将刀子在空中挥舞了两下，说了一声“小秃子”，转身走了。

秃鹤不再快活了。

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

天虽下雨，但天色并不暗。

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亮。

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过去。

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正在那把红油纸伞下注视着他的头。

他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

当他转过身来看她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笑。

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

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了河边那片竹林里。

雨沙沙地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

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

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秃鹤捡起一块瓦片，砸了过去，惊得那几只鸭子拍着翅膀往远处游去。

秃鹤又接二连三地砸出去六七块瓦片，直到他的瓦片再也惊动不了那几只鸭子，他才罢手。

他感到有点凉了，但直到上完一节课，他才走向教室。

晚上回到家，他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了。”

“有人欺负人了？”

“没有人欺负我。”

“那为什么说不上学？”

“我就是不想上学。”

“胡说！”

父亲一巴掌打在秃鹤的头上。

秃鹤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哭了。

父亲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

他转身坐到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的一张凳子上。

随即，秃鹤的秃头就映出了父亲手中烟卷忽明忽暗的亮光。

第二天，父亲没有逼秃鹤上学去。

他去镇上买回几斤生姜：有人教了他一个秘方，说是用生姜擦头皮，七七四十九天，就能长出头发来。

他把这一点告诉了秃鹤。

秃鹤就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地让父亲用切开的姜片，在他的头上来回擦着。

父亲擦得很认真，像一个想要让顾客动心的铜匠在擦他的一件青铜器。

秃鹤很快就感到了一种火辣辣的刺痛。

但秃鹤一动不动地坐着，任由父亲用姜片去擦着。

桑桑他们再见到秃鹤时，秃鹤依然还是个秃子，只不过那秃头有了血色，像刚喝了酒一样。

不知是纸月还是香椿，当秃鹤走进教室时，闻到了一股好闻的生姜味，便轻轻说出声来：“教室里有生姜味。”

当时全班的同学都在，大家就一齐嗅鼻子，只听见一片吸气声。

随即都说确实有生姜味。

于是又互相地闻来闻去，结果是好像谁身上都有生姜味，谁又都没有生姜味。

<<草房子>>

秃鹤坐在那儿不动。

当他感觉到马上可能就有几个鼻子顺着气味的来路嗅呀嗅的要嗅到他，并要嗅到他的头上时，说了一声“我要上厕所”，赶紧装出憋不住的样子跑出了教室。

他跑到河边上，用手抠了一把烂泥，涂在头上，然后再用清水洗去。

这样反复地进行了几次，直到自己认为已经完全洗去生姜味之后，才走回教室。

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秃鹤的头上依然毫无动静。

夏天到了，当人们尽量从身上、脑袋上去掉一些什么时，秃鹤却戴着一顶父亲特地从城里买回的薄帽，出现在油麻地人的眼里。

2 桑桑是校长桑乔的儿子。

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小学的校园里，也是一幢草房子。

油麻地小学是一色的草房子。

十几幢草房子，似乎是有规则，又似乎是没有规则地连成一片。

它们分别用作教室、办公室、老师的宿舍，或活动室、仓库什么的。

在这些草房子的前后或在这些草房子之间，总有一些安排，或一丛两丛竹子，或三株两株蔷薇，或一片花开得五颜六色的美人蕉，或干脆就是一小片夹杂着小花的草丛。

这些安排，没有一丝刻意的痕迹，仿佛是这个校园里原本就有的，原本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幢一幢草房子，看上去并不高大，但屋顶大大的，里面很宽敞。

这种草房子实际上是很贵重的。

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麦秸盖成的，而是用从三百里外的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

那茅草旺盛地长在海滩上，受着海风的吹拂与毫无遮挡的阳光的曝晒，一根一根地都长得很有韧性。

阳光一照，闪闪发亮如铜丝，海风一吹，竟然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

用这种草盖成的房子，是经久不朽的。

这里的富庶人家，都攒下钱来去盖这种房子。

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那上面的草又用得很考究，很铺张，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家的选草都严格，房顶都厚。

因此，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里，冬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

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

而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房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

桑桑喜欢这些草房子，这既是因为他是草房子里的学生，又是因为他的家也在这草房子里。

桑桑就是在这些草房子里、草房子的前后及四面八方来显示自己的，来告诉人们“我就是桑桑”的。

桑桑就是桑桑，桑桑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这倒不是因为桑桑是校长的儿子，而仅仅只是因为桑桑就是桑桑。

桑桑的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古怪的行为，是一贯的。

桑桑想到自己有个好住处，他的鸽子却没有——他的许多鸽子还只能钻墙洞过夜或孵小鸽子，心里就起了怜悯，决心要改善鸽子们的住处。

那天父亲与母亲都不在家时，他叫来了阿恕与朱小鼓他们几个，将家中碗柜里的碗碟之类的东西统统收拾出来扔在墙角里，然后将这个碗柜抬了出来，根据他想象中的高级鸽笼的样子，让阿恕与朱小鼓他们一起动手，用锯子与斧头对它大加改造。

……

<<草房子>>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草房子》（长篇小说）曾获：国家图书奖、冰心文学奖大奖、台湾“好书大家读”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草房子》（电影）曾获：第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剧本奖、第八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剧本奖、第十四届德黑兰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意大利第十三届Giffoni电影节“铜狮”奖。

《草房子》的故事大概发生于60年代初，这个时期可说是中国政治运动旺盛的时期。

但《草房子》却没有牵扯上政治色彩，片中也没有任何与政治事件有关的情节。

它通过一个少年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展现60年代纯朴的风土人情，同时透出一种淡淡的忧愁。

从某种角度说有点类似《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童年的回忆。

不同的是《草房子》的主角年纪更小，在他眼中的世界当然更单纯也更美丽——虽然他见到的都是不幸。

其实影片反映的只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情”：父子情、友情、家庭中的感情、团体间的感情、老师之间的感情。

片中也有一段爱情，最后却是以悲剧告终，但他们分手的原因并不是女方父亲的嫌贫爱富(仅是一个方面)，也不是主人公的“误事”(也仅是一个偶然)，说到底是没有“缘分”，而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政治的因素。

《草房子》属极少的例外，尽管它被划入“儿童片”，但常见的“儿童片”往往也是说教的代理品，从这一点来说《草房子》是非常难得的。

它的故事中几乎看不到丝毫的道德说教。

本片中“时间”的概念是停滞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带点浪漫，带点伤感，带点温情的故事。

全片的主格调应该说是比较哀伤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幸，但其表现过程却又非常凄美，恰似江南的春雨，润物细无声。

<<草房子>>

编辑推荐

《草房子》格调高雅，由始至终充满美感；不仅适合少年阅读，也适合成人阅读。

<<草房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